

民国烟赌娼

● 崔玉秋 主编



民国烟赌娼

王洪玉 崔玉秋 邢中华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第 05 号

民国烟赌娼

MINGUOYANDUCHAN 王洪玉等著

责任编辑:邢爱光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白城市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0,000 字 印数:5000 册

定价:5.80 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5387—0658—5/I. 614

前 言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腐败的社会，必然造就一批腐败残暴的社会现象，本书要向广大读者展现旧中国烟、赌、娼的每一个阴暗肮脏的角落。

烟、赌、娼是同根并蒂的三个毒瘤，它们共认黑社会、贪官污吏为乳母，在旧中国这个肌体里，滋生狂长，恶势力与贪官污吏沆瀣一气，一道贩毒、设赌、嫖娼，使九州大地更加黑暗。

本书使用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首次披露蒋价石、戴笠、孔祥熙与贩毒组织的秘密关系，全面透视旧中国烟、赌、娼的黑幕，详细考察淫业中的规矩、忌讳和家法，特别是挖掘出日本在旧中国设立慰安所的重大内幕，展示旧中国贩毒的全貌和根梢，介绍旧中国五花八门的赌博手段，道出让人眼花缭乱的诈骗手段。

本书写作目的不在于向广大读者展览骗局、赌场、妓院的丑陋，而是在于揭示旧中国吏治的黑暗，黑社会的残暴，广大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使广大读者加深对旧社会人吃人的本质的认识，激发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这正是作者的真诚愿望。

● 目 录

四川大烟祸..... (1)

● 鸦片交易丑闻不断,鸦片贩子与军阀政客交情愈来愈深,汉口是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鸦片要免税,就得送姑娘来”..... (1)

● “终日无事只烧烟,坐也安然,睡也安然。日高三丈我犹眠,不是神仙,谁是神仙”,四川无处不烟,社会风气大坏,父亲怕儿子嫖赌,竟引诱儿子吸毒,主持禁烟大政的杨永泰,却是个十足的瘾君子..... (7)

● 地头蛇与禁烟官员的较量,蒋介石的学生王元辉扬言要杀人铲烟,不料却接到当地恶霸送来的“哀的美顿书”,禁烟官员勒索不成反被杀,越禁越繁荣的川西鸦片..... (12)

● 中国士兵在阵地上呵欠连天,连箱弹药都扛不动,日本人嘲讽中国士兵有两杆枪,投降时交步枪而不交烟枪,蒋介石龙颜大怒,杀兵役署长程泽润以泄怒..... (16)

安徽吸毒风..... (20)

● 世风日下,纨绔子弟在寻花问柳之余又醉心于昼夜颠

倒，吞云吐雾，安徽省公安局长的小舅子眼红鸦片的红利，不满足于扬州妓女的接待，被地痞用粪筐抬走……

..... (20)

● 上梁不正下梁歪，大毒品贩苏锡九造毒、贩毒颇有超前意识，从三等窑子里雇来了许多妓女，在花船上表面上卖淫，实际上秘密制造海洛因，用少女的阴道偷运鸦片，“上花船缉毒吧，全是梅毒”，妓女们挑逗着国民党大兵……

..... (24)

● 瘾君子刘孝天毒中生“智”，卖掉老妈，换了烟土，染上鸦片烟瘾的流氓无赖，四处绑架肉票，京剧班老板，破财又丧命……

..... (29)

妓女与大烟 (34)

● 秽声淫语的八大胡同，为何不备烟具，藏垢纳污之地，妓院老板却不能抽大烟，军阀头子张景惠两大爱好，一直嫌东北妓女太土，准备进京嫖个痛快，张作霖干脆包下妓院，昼夜狂赌宣淫，袁世凯连连摇头：“真是胡子出身”，“一枝春”挡住了张景惠臭哄哄的脏嘴……

..... (34)

● 在北京烟馆，烟客可以叫菜，叫酒，叫条子（妓女），警察和烟馆老板合伙做套，烟客邵卫川以为名妓撒泼，疯狂泄欲，马冬冬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个野兽糟踏了我。”“邵卫川，你赤条条地做什么？！”……

..... (41)

● 一些文人绅士毒瘾极大，却又怕进烟馆丢面子，“冻土”、“云土”、“广土”在市场上争奇斗妍，荀慧生刚到上海，“工部局”就来人查大烟，戏中戏，坤伶小生被敲诈……

..... (48)

● 嫖客们进妓院有三大娱乐：一是赌博、二是抽大烟、三是嫖妓，出污泥而不染的名妓小妃为了赎身，沾染上了抽大

烟的恶习，她的情人眼睁睁地看着小妃受到嫖客的蹂躏，老鸨为了拴住妓女，都强迫妓女学抽大烟，搞得人不人，鬼不鬼，断了从良的念头…………… (54)

走东串西的罌粟花…………… (61)

● 烟雾笼罩的无锡城，好色之徒郑福熙，利用医生工作之便，在调验女烟民时，提出不正当要求，顺从者有瘾变无瘾，不从者，无瘾成有瘾，女烟民含羞忍辱…………… (61)

● 日本为了把中国变成“东亚病夫”，培养了众多的大烟客，瘾君子大烟馆，一边抽谈玩乐，一边对女招待动手动脚，调情骂俏…………… (67)

● 万恶的鸦片零卖所，心毒手狠的日本浪人，吸食鸦片人的最终下场是典当偷盗，穷途末路，卖儿鬻女，无家可归，沿街乞讨，死于街头巷尾…………… (70)

● 新疆并非净土，外国鸦片汹涌而入，三五成群的内地农民到新疆种植鸦片，带兵官从前线拍来电报：黑粮（鸦片）已用完，请速拨…………… (76)

● 军阀头子盛世才“大张旗鼓”地禁烟，可却将鸦片兑换成黄金，在家里他母亲和岳交却吞云吐雾，张治中在新疆焚烧鸦片的壮举…………… (79)

赌博大曝光…………… (83)

● 五花八门的赌博方式，赌徒三部曲：悬梁、投水、服毒，安徽军阀马联甲做寿，拍马屁之徒“匠心独具”，将黄金麻将放上寿桌，扬州妓女海派风味十足，大添官僚赌性 ……………… (83)

● 赌博之害甚于猛虎，挡不住的诱惑，陈孝廉明知赌博是火坑，却偏要往里面跳，妻子无立足之地，悬梁自尽，以尸谏相劝。…………… (87)

- 赌场中诈财的方式形形色色，骗局中还有骗局，军阀吴广新在赌声中想“步步高”，一次输掉 40 万，赌主、放包人、合伙人联手逼债，吴家千金投井自尽 …… (91)
- 轰动上海滩的赌博诈骗案 …… (98)
- 畸型繁荣的上海滩，活跃着一个以专设赌局、烟馆行骗的黑社会，这帮人好逸恶劳，专以敲诈一些阔少寓公的巨款为职业，从而闻名于黑社会，人称“赌棍的赌棍”，他们专在大上海寻找猎物 …… (98)
- 在安徽巧取豪夺的唐少侯，挺着鼓起的腰包来到了上海滩，孰不知陶然客悄然拜访，黄金荣给他四个带硬货（手枪）的便衣 …… (102)
- 贪婪是被骗的重要因素，当唐少侯拿 50 万元做赌注时，却不知不觉地走进了骗子做好的圈套 …… (106)
- 远东第一大赌窟 …… (112)
- 上海赌场众多，赌徒聚集，是西方冒险家的乐园，大洋彼岸的三个美国人再也按捺不住黄金的诱惑，沿着他们老祖宗麦哲伦的航线到了中国，在回力球场里，天天是万马奔腾，赌徒们屏声静气，心中盘算着自己的运气 …… (112)
- 具有“洋”味的诈骗术，地主、官僚、政客、大亨拿着造孽钱在“回力球场”寻找新的刺激 …… (116)
- 花样翻新的赌博手段，马粪也有发烧的时候，外国穷光蛋发财的秘密 …… (121)
- “回力球场”充满了诱惑：洋流氓不断制造骗局，上海滩的阔老，北京、天津、武汉的流氓恶棍、军阀政客慕名而来，寻找刺激，一掷千金 …… (124)
- 五毒俱全的海上闻人 …… (130)

- 戒赌就象戒烟一样,杜月笙在帮会中有“军师爷”之称,许多小流氓便时常找他出主意,去敲诈勒索…… (130)
- 蒋介石对杜月笙特别表示好感,孔祥熙、杨虎、胡宗南等都是杜的赌友、烟友、酒友,杜月笙在上海设立的吗啡制造厂,生意做了国外,亲朋好友都变成了蒋介石在各地的禁烟局官员…………… (136)
- 杜月笙是一掷千金的赌场老板,上海赌场都跟他有关系,赌桌旁常有些打扮入时的交际花,浪声臊气地劝赌…………… (145)
- 杜月笙在黑社会中以讲义气闻名,他交朋友喜欢送汽车、房子、金条,还有最绝的是送小老婆,杜月笙身体不好,却好女色,精力已不行了,还叫人抬到妓院去,喝壮阳酒,吃春药,寻欢做乐…………… (152)
- 狗肉将军张宗昌…………… (159)
- 家花不如野花香,张宗昌坐镇山东,却到上海寻花问柳,“名妓富春楼老六(名妓)醉麻了狗肉将军的心…………… (159)
- 张宗昌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张宗昌荒淫成性,他常和几个姨太太同睡一张床,在靠床的墙壁上镶了一面大镜子,他和一个姨太太发生性交时,便让其他姨太太看大镜子,用他性交的丑态来刺激其他姨太太的性欲,张作霖骂张宗昌是狗拉秧子…………… (165)
- 尼姑庵奇闻…………… (172)
- 一些名妓、富商、弃妾涌进庵堂,致使庵堂的卖笑技巧与妓院相比,不分伯仲…………… (172)
- 尼姑也分等级,名尼与名妓无异,就是表面清高而秘密

卖淫，色艺双全的妙尼，很快可以名噪一时，一些上流人物心灵空虚，便来“附庸风雅”…………… (177)

❶ 妙尼一般头戴尼冠，手持念珠，身着兰色衣服，衣衩高，内美依稀，只有一掷千金的家富，才敢问津…………… (184)

❷ 设局行骗是尼姑庵生财之道，尼姑用色相勾引个体大户，好色之徒潘老虎慨叹：“一夜春宵得花多少钱！”搞同性恋诈骗富孀，蒋晓颖床上被捉奸，爱勒索，忍痛放血

…………… (192)

❸ 广州上层社会盛行搂着尼姑抽大烟，在禅堂这块“净土”上，吃喝嫖赌，那是别有一番风味…………… (201)

❹ 广州尼庵与达官贵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尼姑庵与大上海的夜生活一样富有魅力，玩腻了庸俗妓院的军阀政客，又把尼庵当成隐蔽清幽的淫乐场所…………… (206)

污秽的花街柳巷…………… (212)

❺ “花娼”街是蚌埠嫖客们的骄傲，淮河上的花船，花枝招展，一到夏天，妓女都跑到甲板上纳凉，到了兴致处便脱得一丝不挂，向岸上的人搔首做姿…………… (212)

❻ “蚌埠百业凋蔽，唯有一枝独秀，”方振武雷厉风行禁娼，南京政府大员大放厥辞：没有娼妓还算什么城市？你们拖了中央财政部的花捐，税要迅速补齐，马上开娼营业…………… (215)

❼ 1931年，淮河洪灾，人贩子趁机低价或无价收购了大批少女，汉奸成立了“慰安所”，几个日本禽兽共抓一个妓女，卖身不卖国，妓女打了日本太君一个耳光…… (218)

❽ 每一个被迫卖身的妇女，都有一部血泪史，妓女生活表面上花天酒地，实际上悲惨绝伦，妓女不被当人看，被嫖客暗杀的，掠其金银首饰的，作妾后被大妇虐待后自杀

的,不计其数,冤沉海底,无人知晓…………… (221)

❶老鸨扬二娘暴跳如雷,把妓女小花的衣服脱光,用烧热的烟签,扎这女孩子的阴户,小花被打死之后,青紫累累,全身没有巴掌大的一块好肉,阴户上有针穿伤痕40余处,上半身乳房处烫疤也有十几处,两旁观看的群众,无不落泪,…………… (224)

❷抗战使小小的界首极其繁荣,仅挂牌的妓女就达一千多,汤恩伯的兵痞为争抢妓女大打出手,打得血肉横飞,妓院“出条子”也颇有讲究,叫妓女到外面去同床过夜,叫“夜条”,嫖客在“书寓”里与妓女同床过夜,叫“住局”妓女对嫖客不能太热乎,老鸨怕她们跟嫖客跑,也不能冷淡,客多客少都要挨打…………… (230)

❸妓女接客有三种方式:开盘、拉铺、住局,妓女由于无休止的夜生活和性生活,严重摧残了身心和肉体,个个积劳成疾,面黄饥瘦,窑子胡同有吐不完的苦水…………… (237)

泪满淫窟…………… (243)

❹三六九等话青楼,由警察厅评定等级和捐税数目,按月向警察厅缴纳,此为官妓,不上花册、不纳捐税,这是私娼,俗名叫叶里藏,也称半掩门,她们临时议价,秘密卖淫,流氓、光棍、兵痞、二流子,手中没有几个铜板,却要睡好姑娘,有时没醉装醉耍酒疯…………… (243)

❺祭鞭是妓院最残酷的家法,一般妓女在初夜接客之后,妓院老板为了防止妓女和第一个嫖客发生结婚的恩爱,在初夜权丧失之后,都强迫妓女在厕所烧纸钱,作为上坟哭夫,黑话为撒苏士…………… (251)

❻妓院里的避会语:8大块,72小块,妓女犯了块,要受皮肉之苦,嫖客犯块,多以8大块为限,妓女必须在暗中破

之，多用吐口唾沫，碰落墙上，或用指甲深划一下床帮，嫖客犯块过多，特别是犯梦过多，如说做梦，梦见某某之类，那么妓女便要故意弄破壶嘴，碰破盂鼻…………… (257)

●淫业中的种种骗局：仙人跳，捉人头，放鸽，打金枝，许昌巨商花足了钱，却嫖了一个红馆，妓女装处女蒙混来过关…………… (261)

●金缺银缺不如花缺，贪官吏都把妓院看成钱袋，济良所表面是妓院的克星，实际上是专门整治那些偷税漏捐平时不大买账的妓院老板…………… (266)

●一大碗香喷喷的面条，就使13岁的小姑娘绝了育，“孙老虎”打妓女专门打要害部位如阴户、乳房，而且不留痕迹，再就是强奸，通过性交折磨妓女，妓女被吃得最惨，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 (272)

●“不怕嫖客横，就怕腰里有个硬”，军统特务常常白吃白嫖，尹耀宗是个极其凶残的色鬼，国民党军阀政客在他的公馆，昼夜宣淫，比嫖客还无耻…………… (280)

●四川大烟祸

鸦片交易丑闻不断，鸦片贩子与军阀政客交情愈来愈深，汉口是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鸦片要免税，就得送姑娘来”

鸦片是祸国殃民，危害子孙后代的毒品，人们把抽鸦片干脆称之为吸毒，为一般人所鄙视憎恨，做这种行道的人，都是亡命之徒，正派的和有良心的人，是不屑于去做这种可耻的生意的。鸦片虽为中国人民所痛恨，却为军阀政客所宠爱，历来四川地方军阀都把它当作一项主要的财源，用以扩充势力，中饱私囊。反动政府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对于鸦片从种植、运销到零售、吸食、各个环节都巧立名目，征收捐税。当时把做鸦片烟贩业务叫做“特业”，经营的人就叫“特商”。经营特业虽有暴利可图，但风险也很大，必须同军阀政客有密切勾结，才不至于出“岔子”，就是出了岔子也能够化险为夷。当时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是曾俊臣，他在当盐帮会长时期，便同四川军阀有密切关系，为他们筹垫军饷，出

了不少力。尤其同刘湘关系更是如同哥们一样。曾俊臣对别人夸口说：“在刘甫公（刘湘号浦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炫耀自己有强大的后台老板撑腰。曾俊臣的“人缘”并不限于地方势力的范围，在国民党中央驻四川的高级官员中，他也巴结了好些高官显贵，如贺国光、徐源泉、夏斗寅、何成睿等。曾俊臣在盐帮会长时，便在他的复兴荣盐号上，每天摆酒席，打麻将，摆烟盘子，听随他们吃、喝、玩乐，甚至招待他们住宿，排场十分阔绰。经常几百几千送给这帮官僚做零花钱。自从经营“鑫记”土行后，由于鸦片交易越做越大，曾俊臣也越发好客了。为了尽量逢迎他们，曾俊臣特地从自流井聘来名厨，每月珍馐美饌，供他们大吃大喝，纵情玩乐，并为他们预备姑娘，供这帮党国要员淫乐。

徐源泉驻防宜昌、沙市，曾俊臣便为他买了二百担鸦片，由他武装走私出口赚了一笔钱，彼此之间有了很深的交情。每当徐源泉和他的副官到重庆来，曾俊臣都把他招待在自己的号上。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经过沙市，曾俊臣向他献治川策略，告诉他：“川军派系多，情况复杂，要分别搞好关系，办起事来才会少生阻碍。省府发行的地方公债和积欠商帮的债款，中央要负责接手，不使商民吃亏，才能安定市面，收络人心。”贺国光知道曾俊臣会做买卖，便拿两万块钱让他给措生意。曾便向他谎报用这钱做了五十担鸦片，有赚项，借此送他万把块钱，贺国光大为高兴。他们在一起打牌的时候，曾俊臣故意让他们“和大牌”来凑兴讨好。有一次徐源泉坐曾俊臣的下手，上手打出的牌本来该曾拉截求和，但曾却不支声色地让他和了“清一色”。曾俊臣把他的牌悄悄地给他看一眼，彼此会心地一笑了事。曾俊臣就是这样，利用诸如此类

的机会极力巴结他们，“交情”也越来越深。

- 当时在四川承做土行的共有一、二十家，以鑫记开始最早，资本也最大。曾俊臣的做法是先在川、黔各主要产区设庄收购，然后运到重庆集中囤存加工，再运到汉口、宜昌、沙市一带销售。

鑫记开初一年从几百千把担做到几千担，因为曾俊臣与刘湘、贺国光这些要人的特殊关系，做起来很顺手，每宗生意都很赚钱，于是胆子越做越大，下注也大起来。后来一年最多曾达到一、二万担（一万担约可供三十万人吸一年），帐面资金总额达到了二、三千万元。各地存贷总额最高时有一万担以上，几乎形成了垄断的趋势。这时的“特业”，在重庆商界已俨然成为一个重大行业，除有“特业公会”组织外，还设有专门的交易市场和“特业评价委员会”，在四川盛行一时。

鑫记只做了两年多的时间，总计获得暴利将近二百万元，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红利就为股本的八倍，职工的花红也发了七、八万元。

1936年，曾俊臣趁新货收获，市疲价低，一开始便大量进货，自己逐渐吃胀了，行市还未上涨。曾俊臣不免有些心慌，于是他乘飞机到成都去找当时的四川禁烟总局局长，鑫记土行的股东李春江摸情况。李详细地告诉了今年四川的产量和内、外销数量，以及当局的政策方针。曾俊臣根据这个重要情况分析，认为产不足销，鸦片行情一定看涨，因此就稳住了心，并且决定继续买进，不怕积压。后来销路果然动了，又增了税，很多人乘机抢购，曾俊臣手中的存货一下子便获得每天近十万元的空前暴利。

烟税是烟土成本价格最主要组成部分，国民党为了扩大搜刮，总是常常提高税价，这就为官商勾结、贪污舞弊造成

了大好机会。1936年由于鸦片税大涨，不少烟商都亏了空，而曾俊臣由于事前得到消息，将自己的鸦片税款预先交上，又送给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5万元，于是干抢了3、40万元的好处。

汉口是川土主要的外销场所，也是全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川帮烟商在汉口不仅常受申、汉、穗等帮的压制，而且还常同贵州直接贩运的黑帮发生竞争。原来川土出川每担要上出口税3百元，到湖北又要上进口税一千零二十元，加上运缴，每担成本要划到二千元左右。而黔土从贵州直运汉口，在贵州每担只上出口税一百元，到了湖北上进口税，称斤照八折计算，实际只划八百元，成本比川土低得多，因此在竞争中常占上风，有时把川土压得立不住足。为此曾俊臣乘“中央禁烟总办”黄天民来重庆的时候，向他请求给川土以同样待遇，可是因为没送厚礼，他打起官腔不准。当时四川行营主任顾祝同同曾俊臣有交情，曾便走他的门路，得到了顾的支持，黄天民只得准许了曾俊臣的要求。

在内销市场上各帮之间也有竞争。重庆的鸦片市场最初是云南、贵州烟帮垄断的，滇黔土在四川的销量很大，其间交织着官商之间与私商之间的种种矛盾。四川地方政府为了扩大税收，一向是鼓励滇、黔土入川，但在存货壅塞、市场疲滞，影响税收和官土销路时，又限制或阻止其进口“倾销”。有时还对“本产”（即四川土）烟土减低税捐，或对转口运销的滇、黔烟土加收“保护费”，来支持川帮抵制外帮。这中间的斗争即复杂又激烈。

有一年，曾俊臣运到汉口的货太多了，存货陆续积压到两万担以上，销路被汉口帮压住，价跌市疲。看样子，他们想吃曾俊臣。当时曾的处境已经很艰难，但他认为这种局面

不会长久，关键在于熬不熬得住。曾俊臣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架式，下狠心要作孤注一掷。曾俊臣找到一向同他关系密切的美丰、川康等六家银行，向他们分析情况，说明只要打开市场僵局，将来有大利可图。这六家银行一方面在曾俊臣的号上投放有大宗货款，怕他的生意垮了货款收不回来，另一方面也贪图大利。曾俊臣抓住他们这两点拉他们下水，好把自己背上来。曾俊臣极力吹嘘自己的能力，终于使他们同自己合组一个“同春字号”打捧捧伙（做一关算一关，随时可以结束解散），凑足了资金后。曾俊臣乘飞机到汉口去买货，想先买进二、三千担货把行市造动起来后，再把全部存货脱手。

当时，曾俊臣在烟土业的名声已经不小，他的行动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为了避免张扬，曾俊臣飞到汉口原打算不露面的。谁知下飞机后，汉口机场的检查人员问他的名字，曾随口告诉了“曾俊臣”3个字，第二天报上就刊载出来，这样就有不少同业到旅馆来看望他摸动向。曾俊臣故意装得神秘莫测，大家都以为他是来买货的。于是行市上涨，曾俊臣由每担一千四百元买到一千七百元，共买了六百担货，市场就显得活跃了，行市步步上涨，不久就加升到二千多。曾俊臣便以二千三百元一担的高价把存货一下子抛售完了。曾俊臣不仅没有被吃掉，每担反而赚几百元，打捧捧伙的六家银行都分得了好处。

在这次暗斗中，汉口帮的烟商曾唆使驻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禁烟总办黄天民与曾俊臣为难。正当曾出手大买鸦片时，行市步步涨的时候，黄天民通知各银行不要对曾做抵款，想在资金上卡住曾俊臣。曾俊臣于是托徐源泉给湖北省主席兼“全国禁烟总监”何成浚写了一封信，请何对曾照顾，何向黄